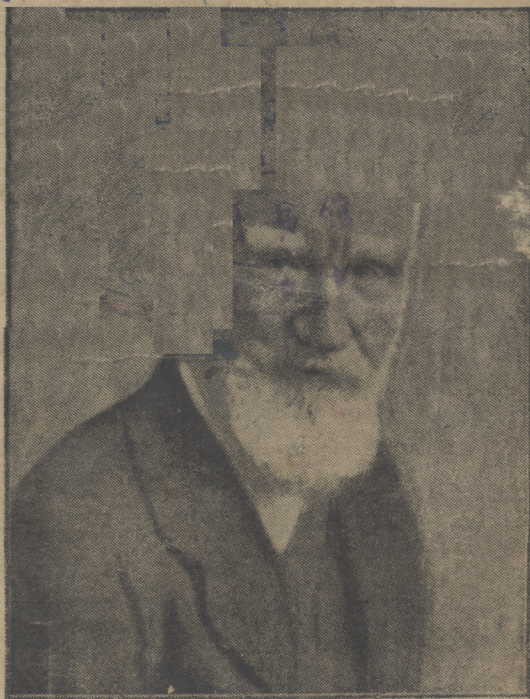


世界戲劇名叢

超人與人

蕭伯納著 藍文海譯



啟明書局印行

人 與 超 人

Man and Superman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四	元
實	售	四	角
原	著	G. B. Shaw	
譯	述	藍 文	海
發	行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60

小引

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是英國莎士比亞以後第一個偉大的劇作家。他以一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的杜伯林，小時家境很窮，靠他母親教授音樂爲生。二十歲時，他到了倫敦，就開始他的著作生涯。最初他是從事於小說的創作，後來才改作戲曲。直至最近爲止，他所作的劇本，不下三十餘種，重要的有華倫夫人的職業，武器與人，坎底達，運命與人，結婚，傷心的家等十餘篇，而這篇人與超人 (Man and Superman) 則是他最偉大的成功之作。實可代表蕭氏的人生哲學，他對於人生的真締，兩性的關係，以及宗教倫理的觀念，於此書中皆有獨特的見解，用極輕鬆談諧的筆調，來發揮他最精深淵奧的哲理。我們讀了這篇劇，至少對於蕭氏的人生觀，戀愛觀，道德觀，可以明瞭個大概。

這篇劇前原附有一篇獻詞，是獻與他的友人華克雷 (Walkley) 的，說明作此劇的動機，與原劇無多大關係；後面附有一篇革命家指南，是當作劇中人但納所作，雖可藉此覘見蕭氏對革命的見解，然實與此劇無關，故譯者一併省略了。

本書的譯成，得老友吉樑先生的幫助不少，附此誌謝。

譯者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劇中人物

羅勃克藍斯敦

蘇聲藍斯敦

約翰但納（卻克）

奧克台維羅賓孫（台維）

梵奧勒羅賓孫

安妮希特菲爾德

希特菲爾德夫人

馬隆

赫克拖馬隆

亨利斯脫拉扣

孟多柴

無政府主義者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杜伐爾

英國紳士

他的妹

革命家指南的著者

詩人

他的妹

英國小姐

她的母親

美國富豪

其子

但納的車夫

西耳拉山的土匪首領

法國人

牧羊者

惡魔

董賢

安娜

石像

人與超人

二

第一幕

羅勃克藍斯敦在他的書房裏開拆着早上寄到的信件。書房裏佈置得華美豐富，令人一望而知主人是有錢的。房裏沒有一點塵灰，可見得至少樓下有二個女僕和一個侍婢。樓上有一個管家婦，督率着他們工作。就是羅勃克的頭上也梳得亮光光的，如果在陽光照耀的時候，只要點一點頭就能藉日光的反射，把他的命令，傳達到距離很遠的營房。但是除了這一點之外，並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表示出他是個軍人。他的沉着穩重的態度，他的期望人家對他尊敬的威嚴，他自從打敗了敵人，得到了安逸，優越，權勢，榮華顯達之後，一張堅決果斷的嘴已化爲溫和了，這些都是由他活動的公民生活得來的。他不僅僅是個極有聲望的人，而且是個極有聲望的人中的一個領袖，在董事會中他是會長，在市會議員中他是市

參事會員，在市參事會員中他是市長，四束灰色的頭髮，均勻地生長在兩片耳朵上和突出的面頰骨的角度邊，不久就要像魚膠一樣的白，在別的地方也很像魚膠了。他穿着黑色的常禮服，白色的背心（這是在一個晴暖的春天）和一條既不是黑，又不是純藍，是種暗淡混合色的褲子，這種顏色的布是現代的製布商特意製來迎合一般有身分的人的。今天他還沒有出外，所以他仍然穿着拖鞋，他的鞋子已爲他準備好，放在爐前地毯上，他沒有男僕，也沒有拿着速寫簿和打字機的書記，從這點看起來，我們可以推想到這個偉大的公民的家庭生活還沒有受時髦和新花樣的影響。而鐵道和旅館業所經營的花費，兩個基尼，包括頭等來回車票，就可以從星期二到星期一在福爾克斯敦過真正紳士生活的這種新事業，也沒有使他煩擾過。

羅勃克是多大了？這是思想劇開始的一個大問題；因爲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切事情都靠

他的青年期是屬於一千八百六十年代，抑屬於八十年代來決定。實際上他是生於一八三九年，從小孩子時候，他就是個一神教的信徒，和自由貿易論者，從物種原始出版後，又成了進化論者。所以他總是被人認為新思想家，和大膽敢言的改革家。

他坐在寫字檯邊，右邊有幾扇窗子，臨着 Potland Place 大街。如果窗簾沒有放下，那麼，好奇的觀客，就可以在舞臺前一樣，從這些窗子裏窺見他的側面。他的左邊是內牆，放着一隻壯麗的書架，門是離他稍遠，並不在正中。在他對面的壁前，有兩根圓柱，掛着兩幅半身像：左邊的是 布賴德 (John Bright, 1811—1839)，右邊的是 斯賓塞 (Mr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在這兩幅像中間掛了一幅 柯伯登 (Richard Cobden, 1804—65) 的雕刻半身像，和 馬丁諾 (Martineau, 1802—76) 赫胥黎 (Huxley, 1825—95) 伊利奧特 (George Elliot, 1819—80) 這

些人的放大像片；又有 瓦慈 (G.F. Watts, 1817—1904) 底寓意的單色畫 (羅勃克是個不懂美術而又熱心崇拜美術的人) 和 杜蓬 (Dupont) 雕刻的 德拉羅哲 (Delaroche, 1707—1856) 的美術半圓堂的壁畫，上面畫着各時代的偉人在他後面的壁上，壁爐架的上面，有一張暗淡糊塗的合家像。

寫字檯旁邊放有一張椅子，備着為客人坐的。此外還有兩張椅子，靠着壁放在那兩幅半身像的中間。

侍婢拿着一張名片進來。羅勃克接來一看，愉快地點一點頭，這顯然是個受歡迎的客人。

藍斯敦 請進來。

侍婢出去，和人客一同回來。

侍婢 羅賓孫先生。

羅賓孫先生是個非常漂亮的青年。人家見了一定會以為他是劇中飾戀愛的主角；因為在同一劇中，再不至於還有第二個這樣動人的青年。

男性出現的。他那纖長適當的身材，文雅而新製的喪服，小型的頭，端整的面貌，美麗的短髻，坦白而清秀的眼睛，健康而青春的顏色，梳得很光澤的頭髮，雖沒有鬢曲，但烏黑而整美，兩道慈和的彎眉，平直的額角，和整齊地尖尖的下頷，這一切都表示出這個人將來會走上戀愛的路，而後來又受戀愛的痛苦。但從他那動人的誠摯，熱烈而謙恭的態度上，表示出他是個有可愛氣質的人，從這點上看來，可以相信他雖受痛苦，也一定會得着別人的同情。當他進來的時候，藍斯敦的臉上就流露出如父親對兒子一般的熱愛和歡迎的表情。但當那少年面帶悲容，身穿縞素走近前來時，又使他的表情變為相當的悲哀了。藍斯敦似乎知道這個悲愁的原因，當少年靜默地走近寫字檯時，老人就站了起來，一言不發，隔着檯子握手。那很長而很親熱的握手，好像在告人，這最近發生的悲愁，是他們兩人共通的。

藍斯敦（握完了手，高興起來）喔，喔，奧克台維，這

是一般人共同的命運。我們遲早都一定要碰到的。請坐罷。

奧克台維坐在來客用的椅子上。藍斯敦回他
原來的坐位。

奧 是的，我們都一定要碰到的，藍斯敦先生。但是受他的照應太多了。只有我父親在世時，所能做的事情，他都替我做了。

藍 你要知道他沒有兒子。

奧 但是他有女兒；可是他對待我的妹妹也和對我一樣的好。他的死又那樣的突然！我常常想着要謝謝他——讓他知道我不是應當受他的照應，和兒子受他父親的照應一樣，但是我在等着機會，可是現在他是死了——突然的就死了。他永遠不會曉得我的意思。（取出手巾，情不自禁地哭起來。）

藍 我們那裏會知道呢，奧克台維？說不定他也許知道你的意思了。唉！不要悲傷了。（奧克台維止住悲哀，把手巾放好。）對了，現在讓我來告訴你一點事情，安慰你罷。我最後一次會見他時——就在這間

屋子裏——他對我說：『台維是個寬宏大量的孩子，是個高貴的人物。我看見人家得不到兒子什麼侍奉時，就使我感覺到他比我自己的兒子還要好得多了。』唔這可以安慰你了吧？

與 藍先生，他常常對我說，世上只有一個人可算是高貴的人物，那個人就是羅勃克藍斯敦。

藍 噢，那是他的偏見。你要曉得我們都是老朋友。但是關於你，他還常常說些別的話，不知道好不好告訴你！

與 你自己斟酌罷。

藍 是關於他女兒的話。

與 (熱心地) 關於安妮的啊，請你告訴我，藍先生。他說他就是喜歡你不是他的兒子，因為他以為

將來你和安妮——(與漲紅了臉) 唔，這話也許不應當告訴你，不過他是認真地說的。

與 啊！我想只要我有機會，藍先生，你知道我是不看重金錢和世人所謂的地位的。教我為這些東西去奮鬥，是引不起我的興趣的。安妮的性情很好，但她

向來就喜歡這種事情，她以為如果男子沒有野心，那他的性格，就不算完善。她知道要是她和我結婚，她總得找出些理由來自解，免得因我沒有什麼大的成功，而感覺羞恥。

藍 (站起來，把背轉向壁爐。) 瞎說，孩子，瞎說！你太謙虛了。像她的年紀，曉得什麼是男子的真正價值(更莊嚴地)而且她是個極孝順的女孩子。她父親的意志，她認為是很神聖的。你要曉得，自從她成人以來，我不信她曾經對於一件事的要或不做，是拿她自己的意志去決定的。她總是說『父親要我這樣』或者『母親不喜歡那樣』這也是她的一種缺點。我時常告訴她，她必須為她自己着想。

與 (搖着頭) 我不能要求她和我結婚，說是她父親的意志，藍先生。

藍 唔，也許不能，不自然不能。我看那樣……不，你一定不能。但你拿你自己的優點來使她信服，使她完成她父親的願望和她自己的願望，這樣對她是很快樂的。嘿，努力吧！你向她求婚，不好嗎？

奧（憂鬱的愉快）無論如何，我對你說，我不會向別個女子求婚的。

藍啊，你不必向別個女子。她會接受你的，孩子——雖然（說到這裏，他突然變爲非常認真）你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奧是什麼缺點，藍先生？我該說是我許多缺點中的那一個缺點？

藍我告訴你，奧克。（他從桌上拿出一本紅布面裝訂的書。）我手裏有一本沒有被普通劊子手燒掉的最不名譽，最醜，最惡毒，最卑鄙的書。我還沒有看過；我不願拿這種污濁的東西來沾污我的心；不過我已經看過報紙上對牠的批評。我只要看書題已經够了。（他讀書題）革命家指南，有階級會員約翰·但納著。

奧（微笑）但是卻克——

藍（發怒）多謝你，不要在我的家裏叫他卻克。（他猛力地將書向寫字檯上一擲。然後稍爲平和點，越過寫字檯走向奧克那邊，走得很近，帶着十分莊嚴

向他說）現在，奧克，現在我才知道我死去的朋友說你是個寬宏大量的孩子，那句話是不錯了。我曉得這個人是你的同學，你總得替他說好話，因爲你們從小就有交情。不過我要請你考慮一下，現在所處的環境已經不同。你在我朋友家裏是待你同兒子一樣的。你住在那裏，不能叫你的朋友不來那裏。但納這個人爲了你的緣故，幾乎從小就在那裏進進出出。他稱呼安妮的聖名和你一樣的隨便。唔，她父親在的時候，那是她父親的事情，不是我的。但納這個人，他只當他是個孩子，但納的意見也是些可笑的材料，好像一頂大人的帽子套在小孩的頭上。一樣。可是現在但納是個成年的男子，安妮是個成年的女子。而她的父親又死了。我們還沒有曉得他遺囑的內容；但他是時常和我談到的；我不會懷疑那遺囑是否指定我做安妮的監護人和財產管理人，好像我不會懷疑你是不是坐在那裏一樣。（用力地）現在我老實告訴你，我不能，也不願讓安妮處於這樣一種的地位，叫她爲了你的緣故，而去親

近但納這個傢伙。這是不公平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好的。你對於這件事怎麼辦呢？

奧 但是安妮自己曾經告訴過卻克，無論他的見解如何，他總是受歡迎的，因為他是她父親的朋友。

藍

（不耐煩地）那個女孩子真不懂得怎樣才算順從她的父母。（他像一隻激怒了的牛一樣猛向布賴德的像衝去，但像上的表情對他並無同情。他又帶說帶怒衝向斯賓塞那邊去，但斯賓塞對他格外冷淡。）對不住，奧克，但是對於社會的容忍也有限度的。你知道，我並不是個頑固或有偏見的人。你知道我還是個平民藍斯敦，人家做了很少的事情，卻早已得到了甚麼銜頭了，就因為我總是為良心的自由和平等驅使，而他們是討好教會和貴族的。

希特菲爾脫和我就只因為我們的新見解而一次一次的失去機會。但我可不能容忍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那一類的東西。倘使我是安妮的監護人，那她必須知道她對我是有種義務的。我不願那樣，我也不願有那種行為。她必須禁止但納到她家裏

去；你也須這樣。

（侍婢回來。）

奧 但是——

藍 （注意他的僕人）嘎！甚麼事？

婢女 但納先生要會見你，先生。

藍 但納先生！

奧 卻克！

藍 好大膽的但納，他敢來見我！對他說我不能見他。

奧 （傷感地）你這樣拒絕我的朋友，我很不安。

婢 （淡然）他已不在門口了，先生。他在樓上會客

室和藍小姐一塊。他是和希特菲爾脫夫人、安妮小姐、羅賓孫小姐們一同來的。

藍斯敦的情感不可言喻。

奧 （露齒而笑）那正是卻克的舉動，藍先生。即使

要拒絕他出去，也須見他一面。

藍 （帶着強抑的怒氣，喃喃地說出他的話）上樓去

請但納先生好好下來。（侍婢走出去，藍斯敦回到

壁爐邊，好像把牠當作堡壘一樣。）我不能不說那

壁爐邊，好像把牠當作堡壘一樣。）我不能不說那

是無恥的討厭的人——哼，這些就是無政府黨員的態度，我希望你喜歡他們。安妮同他一塊！安妮！一個——（他哽抑住了）

奧 是的，那也是令我驚訝的。他平常這樣的怕安妮。這裏面一定有點緣故。

約翰但納突然開門進來。他還不能說是個有鬚的成年男子，不過到了中年，他是會成那種樣子的。他仍然有青年時的苗條的體態，但這種青年的體態，不是他有意做作的結果。他的大禮服是可以適合一個首相的身分。他的胸部筆挺的樣子，頭部軒昂的姿態，和一種與其說是像馬鬃，毋寧說是一大束紅褐色的頭髮，從莊嚴的前額向後披過去，那種凜然的氣概，與其說是像英勇的周必特，不如說是像風雅的阿坡羅。他有健談的口才，性情浮躁而易感（請看他高大的鼻孔，和恰好一英寸又三十二分開闊的炯炯的青眼）像有點瘋狂的樣子。他的服裝也是很考究的，不是因為喜歡華麗的虛榮，而是因他對一切

事情都抱有認真鄭重的觀念，就是他去拜訪人家，也當他們在舉行結婚儀式或奠基典禮。他是個善感，易怒，誇張而熱情的人，倘使沒有一點幽默的氣分，他是會流於誇大狂的。

恰巧現在他沒有幽默的氣分。說他是受了刺激，那是不會的。因為他的氣分時時是在受了刺激的狀態中。他現在是在大受虛驚的狀態中，他直向藍斯敦衝去，好像決意要在爐前毯子上射死他的樣子。可是他從口袋裏掏出來的不是手鎗，而是一卷文件，他把文件向着藍斯敦的憤怒的鼻子丟去，一邊大聲說——

藍斯敦，你曉得這是什麼嗎？

但 藍（驕傲地）不曉得。

但 這是一張希特菲爾脫的遺囑。今早安妮拿到的。你說是安妮，我以為是希特菲爾脫小姐。

但 我說是我們的安妮，台維的安妮，現在是我的安

奧 妮！

（站起來，面色蒼白）什麼意思？

但 什麼意思！（他拿起遺囑。）你曉得這張遺囑上指定誰做安妮的監護人？

藍 （冷淡地）我相信是我。

但 你和我！我！我！我們兩個人！（他把遺囑丟到寫字檯上。）

藍 你那是不得。

但 這是在太討厭的事實呀。（他倒在奧克台維的椅子上坐下。）藍斯敦，請你設法解除我的責任吧。你沒有我那樣了解安妮。她會犯有身分的女人所犯的一切罪過。她會辯白每一種罪過。說是監護人的意思。她會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我們身上。而我們對她不過是像二隻老鼠管一隻貓罷了。

奧 卻克，我希望你不要把安妮說得那樣。

但 這個人愛上了她，那是另外一種麻煩。哼，她也許不要他，就說是我不高興他，或者會嫁給他，就說是你命令她。我告訴你罷，對於我這樣的年紀，我這樣的皮氣的男子，這事真是一個從來未有的大打擊。藍 讓我看看那張遺囑。（他走到寫字檯邊拿起遺

囑）我不相信我的老友希特非爾脫會這樣的不信任我，而要我和——（他讀了遺囑，現出失望的神氣。）

但 這都是我自已弄出來的，那是非常滑稽的事。有一天他告訴我請你做安妮的監護人，我就像馱子一樣，和他爭論，不該把一個年輕女子交給一位思想陳舊的老頭子保護。

藍 （愕然）我的思想陳舊！

但 完全不錯。我剛做完一篇文章叫做「打倒老朽政治」。我有充分的理論和說明。我說最適當的是結合老人的經驗和青年的活力。他一定是相信我的話而把遺囑改變了——上面的日期是註明在那次談話後的二星期——指定我和你做共同的監護人。

藍 （面色蒼白，決意地）我拒絕做這件事。

但 那有甚麼用處？我從亨瞿蒙街一路來都拒絕，但安妮堅執地說什麼她是一個孤兒呀，又說她不能希望她父親在世時喜歡到她家裏去的那班人來

照顧她呀。那是她最新的把戲。一個孤兒！好像聽見一隻鐵甲船在風浪當中求救。

奧 那是不應當的，卻克。她是一個孤兒，你應該保護她。

但 保護她，她現在處在什麼危險中！她有法律保護她，她有社會的同情保護她，她有許多的金錢而沒有良心。她所需要我的是要我擔負她的一切道德責任，而犧牲我的品格去做她所喜歡做的事。我不能管理她，她能够儘她高興來危害我。我就好像做了她的丈夫一樣。

藍 你可以拒絕接受監護人的責任。我一定拒絕和你共同接受這個責任。

但 是的，但她對你會說什麼呢？你知道她對我說了點什麼呢？她說她父親的意思她認為是神聖的，她總要當我是監護人，不問我是否接受這種責任。拒絕！當一條大蛇盤繞在你的頸上時，你也能拒絕吧。

奧 這種話未免太使我難堪了。

但 （起身到奧克那邊去安慰他，但依然悲嘆着）

倘使他要一個年輕的監護人，爲什麼不選台維呢？

藍 是呀！爲什麼不？

奧 我可以告訴你，他曾經提醒過我，但我拒絕這種信託，因爲我愛她。我沒有權要她的父親叫我做她的監護人。他也將這件事對他女兒說過，她說我對你曉得我愛她，藍先生，卻克也曉得的。倘使卻克愛一個女人，無論我是怎樣地不喜歡她，我也不會在他的面前將她比做一條大蛇的。（他坐在半身像中間的椅子，面孔向着牆壁。）

藍 我不相信那張遺囑是寫在希特菲爾脫神智清醒的時候。你要承認那是受你的影響而寫的。

但 是受我的影響，你應當大大的感謝我。他留了二千五百磅酬勞你。他給台維留了五千磅，給他的妹妹留了一筆嫁奩費。

奧 （眼淚奪眶而出）啊，我不能拿它，他對我們太好了。

但 你不要拿牠，我的孩子，倘使藍斯敦推翻了那張遺囑。

藍 噢，是了，你已使我進退兩難了。

但 他留給我的只有安妮的道德責任，因為我的錢已經够多了。這可以證明他神智是清楚的，不是嗎？

藍 （嚴肅地）那我承認。

奧 （起立從他隱避的牆邊過來）藍先生，我想你對卻克有點誤會了。他是個高尚的人，不能做卑鄙的事——

但 不要說，台維，你使我難受。我不是高尚的人，我是已經被惡勢力擊倒的人。台維，你總得要娶她，從我的手裏拿過去。可是我從前總存心想從她那裏救出你來！

奧 啊，卻克，你是說從我最大的幸福裏救出我來。

但 是的，終身的幸福。倘使要有半小時的幸福，台維，我願盡我所有的金錢替你買來。但這是終身的幸福呀！沒有一個人能够忍受，這是人間的地獄。

藍 （暴躁地）廢話，說點有意義的話。要不然，和別人說去。我還有要緊的事要做，可沒有工夫聽你瞎說。（他好像踢着到他的桌邊坐回他的原位。）

但 你聽他，台維，在他的腦子裏沒有一個思想是十八世紀後半期的。如果沒有別一個監護人的話，我們卻不能把安妮委託給他。

藍 我倒很歡迎你鄙視我的人格和我的見解。我相信你的見解已經表現在你的書裏了。

但 （急忙到桌子邊）什麼！你有我的書！你對它的意見怎樣？

藍 你以為我會看這樣一本書嗎？

但 那你為什麼買牠？

藍 我沒有買牠，這是一位很傻的女子送給我的，她似乎贊成你的意見。我正要丟掉它，奧克就來了。我現在要當你的面丟掉它了。（他拿起書猛力地向廢紙簍裏丟去，那種粗暴的情勢，使但納嚇了一跳，以為會向他的頭上丟來。）

但 你也跟我一樣地沒有禮貌。好吧，這樣倒省得我們客氣了。（他重復坐下。）你對這遺囑怎樣辦？

奧 我可以貢獻點意見吧？

藍 當然可以，奧克。

奧 我們不要忘了，對這件事，安妮自己也許有點意見哩！

藍 我很想徵求安妮的正確的意見。但她是一個女子，是一個年輕的，對這種事沒有經驗的女子。

但 藍斯敦，我覺得你可憐。

藍 （發怒地）我不要曉得你對我的感覺怎樣，但納先生。

但 安妮會做她所喜歡做的事，而且，她會強制我們叫她這樣做；倘使做壞了，她又會責備我們。哦，台維是想看她——

奧 （羞赧地）我不想，卻克。

但 說說，台維，你想的。到會客室請她下來，問問她要我們怎麼辦。你去，台維，去接她。（台維轉身出去）
不要太久，因為我同藍斯敦間的緊張的關係會使時間格外難過。（藍斯敦緊壓着雙唇，一聲不響）
奧 不要理他，藍先生！他不是認真的。（他出去）
藍 （非常鄭重地）但納君，我從沒有碰見過像你這樣厚顏的人。

但 （認真地）我曉得藍斯敦。可是我不能完全克服羞恥，我們生存在羞恥的空氣中，我們對一切真實的東西，都覺得羞恥。羞恥我們自己，我們的親戚，我們的收入，我們的口音，我們的見解，我們的經驗，好像我們羞恥我們赤裸裸的身體一樣。是呀，親愛的藍先生，我們羞恥步行，羞恥乘公共汽車，羞恥雇兩輪馬車來代替四輪馬車，羞恥用一匹馬來代替兩匹馬，用園丁來代替馬車夫和駕車的僕人。一個人羞恥的事越多，名望也越大。為甚麼，你羞恥買我的書，羞恥讀它，你唯一不以為恥的事，就是沒有看我的書就批評它，甚至你唯一認為羞恥的就是有異端的見解。可是你看看我所生的結果，因為我公正的教母沒有把羞恥這種天賦給我。我有一個男子所希望的一切可能的美德——

藍 我很高興你想你自己。

但 你說來說去只以為我是恥於談到我的美德。你不以為我已經有了美德。你要明白地曉得我跟你一樣是個健全的正直的公民，私人的我也是誠實

在政治道德的我也更爲誠實。

藍 (觸動他最易感的一點) 我否認這點。我不許你或任何人只以英國人民的一份子來看待我。我也憎惡英國人的偏見，我也輕視他們的狹量，我也要求我自己有獨立的思想。你自以爲是一個進步的人，我告訴你吧，在你沒有出生以前，我已經是個進步的人了。

但 我知道那是在很久以前。

藍 我現在也跟以前一樣的進步，我反對你說我會經扯下了進步的旗幟。我現在是比從前更爲進步，我一天天在進步中。

但 年齡一天天進步了，坡羅尼阿斯。(註)

藍 坡羅尼阿斯那麼，你是海姆列特，我想是。

(註) 坡羅尼阿斯 (Polonius) 是莎士比亞劇海姆列特

(Hamlet) 中的人物，是個思想陳舊的老人。

但 不，我不過是你從來沒有碰見過的一個厚顏無恥的人，那是你的觀念中以爲最壞的人。你想給我一頓斥責，你自己是公正誠實的人，你能拿什麼最

壞的名義加給我呢？竊賊，說謊者，偽造者，姦夫，假證人，貪食者，醉漢，這些名義沒有一個適合我。你只好說我無恥，好，我就承認。我還要慶祝我自己，因爲倘使我也是以我的真我爲可恥時，那我也就成爲像你們一樣的笨伯了。培養一點厚顏吧，藍斯敦，那麼，你會成爲更有名望的人。

藍 我不想——

但 你不渴望那種名望吧。我曉得你會有一種回答，正好像我曉得放一個銅板到自動販賣機中會有一匣火柴出來一樣。你是恥於說別的話的。

(藍斯敦對這種話，正想傾注全力來給他一個最大的反駁時，忽然這種思想煙消雲滅了。因爲這個時候，奧克同了希特菲爾脫、安妮小姐和她的母親一同進來。藍斯敦從椅上跳起來急忙衝到門邊去迎接他們。安妮是不是漂亮，那全靠你自己的判斷，同時大半也在你的年紀和性別。在奧克看來，她是個銷魂奪魄的美女，有她在面前，世界是換了一副面目，而微小有限的個人意